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法海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_臣李克棟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范鏊

謄錄監生_臣劉雲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法海卷十二

明 王志堅 編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韶丗及長風質
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
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
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驚志窺
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

乃反旆巨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輶俯闕
地穴斜通半藏晚食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
奇靈峰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
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擯指宵遯公風標秀徹
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摛純蔡之高芬纂鐘稽
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
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
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柳世隆傳事蹟尚多休文為狀寥寥數語古人紀事
體約乃爾

凌烟樓銘

宋臨川王建

鮑照

臣聞憑勰薦響唱微效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冰
臺築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悅幽
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樓置崇迴延瞰平寂即秀神
臯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瀉鱗嶺相葺
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暉曠

高明藻撒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綿
世罔傳敢作銘曰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楹望
景延除積清風露合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
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梁安寺刹下銘

劉孝儀

阿閣崑羅洞房窈窕似靈光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
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鳳

薩埵來遊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
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善辭曰

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縈蠶自纏篋蛇未斷藤
鼠方緣苦流長汎愛火恒燃髻珠孰曉懷寶詎宣挺茲
靈覺時惟天仙真籍表聖化乳稱權寶剎千道高蟠四
懸鳳樓含月龍臺吐烟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宮月殿
晨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靈剎無邊

新刻漏銘

陸德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徽宮戒井守以水火分
茲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弘度遺篇承
天垂旨布在方策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寧可
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
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面茂月次

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
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日晨
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為用
時乖啟閉箭異鎗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
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靈咸和餘舛
金甬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
監六年太歲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
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泰累又可以較運算之睽

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永世
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
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
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勲倍楹席事百巾機寧可
使多謝曾冰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
小臣為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蹟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
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遽遷

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
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
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
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
罔戰授受靡讐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遁
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藁莢晨生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
世作程

倬字佐公吳郡吳人讀書一編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任昉為御史中丞預其讌者殷芸劉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倬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而預也梁武帝雅愛其才勅撰刻漏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書舍人又詔為石闕銘勅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

石闕銘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

殊乎因襲揖讓異于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啟恭克明
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蔑侮五
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
躋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
陳翼百神禋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
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
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
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

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檻
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
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
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
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
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
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
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

侃誓于即旅淵默之容無改于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
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
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
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竝
日月于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
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
羈反舌劒騎窮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

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於
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
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
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
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
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
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模前王典故莫不
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

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
龍玄武之制銅雀鏤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
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
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
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
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直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
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

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
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
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居因業盛文
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
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
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屈重軒穹隆反字形

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
烟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
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團扇銘

庾肩吾

武王玄覽造扇于前班生瞻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
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
頻未瑩等寒泉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
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思舊銘

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于時悲矣况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鄆子無歸原隰載馳輶輶長別甲裳失矣舂

皇棄馬河傾酸棗杞梓與檣櫓俱流海淺蓬萊魚鼈與
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斂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
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
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怨
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颭零落春枯
不足煩於霜露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
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潁川
賓客遙悲愍路稽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

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
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
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
美酒酌焉猶憶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
為此別嗚呼哀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壘恥芝焚
蕙歎所望鍾沈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潛
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

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
歸魂脩門詎入墳橫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返葬無
從徒留送鴈空靡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蕭瑟
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攜語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
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
於秦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嫠緯獨鶴孤鸞閨深夜
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絕鄰人笛悲
昔為幕府今成總帷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谷
無量方之鷲鳥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
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
是以飛錫遙來英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為淨土拜燈王
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
允信者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
奉為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

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
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刹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
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
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迴翼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
星漢迴旋光影壁累經丈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
堂橫鑄石壁閭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
吹塵石牀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冰

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
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欲芥
盡不變天宮

終南山義谷銘

并序

庾信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命
鑿石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彝倫弘敷庶績變理
餘暇披閱山經以為終南惇物日月虧蔽杙幹枯柏椅
桐梓漆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列衡虞

之匠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漈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派
別八溪流分九谷銅梁四柱石闕雙聳青綺春門溝渠
交映綠槐秋市舟楫相通蓄之則為屯雲泄之則為行
雨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運以冥工崇斯雲屋千櫨抗殿
龍首干雲萬傾踈苗蟬鳴再熟川后讓德山靈景從豈
如運石甘泉纔通櫟陽之殿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
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
勒山阿銘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立壁千丈峰橫萬仞桂月危懸風
泉虛韻乘輿嶺阪舉鍾雲根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北涵
銅井南浮石門橫瀉大河銀繩百堵膠葛九成徘徊千
柱桂棟凌波梅梁垂雨疏川奠谷落實摧柯事均刊木
功侔鑿河

藥師如來繡像讚并序 呂溫

藥師如來像者余妻蘭陵蕭氏之所繡也貞元二十年
余奉德宗皇帝之命西使吐蕃辭高堂而出萬死介單

車而馳不測國故遽至戎情猜閉坎險一遇星霜再周
夫人盥饋之餘膏鉛不御日亂蓬首坐銷華華異域無
期良時日晚始怨冬釭之久而紅芳已闌方苦夏景之
長而碧樹將落書委塵篋跡淪苔堦漸昧音容孰知存
沒黷龜不告因夢難徵觸慮成端沿情多緒黃昏望絕
見偶語而生疑清旭意新聞疾行而誤喜循環何極刻
舟靡尋浩隔理求宵非計得如聞東方有金界極樂藥
師大雄散琉璃之寶光照河沙之國土能度羣品出諸

幽厄一念必應萬感皆通是用濬發慧根妙求真相斷
鳴機躬織之素染懿筐手續之絲盡瘁莊嚴彰施綵繡
纏苦心於香縷注精意於針鋒指下而露洗青蓮思盡
而雲開白日然後練時潔室華設珍供夕炬傳照晨爐
續煙齊獻至誠泣敷懇願遂得慈舟密濟覺路潛引當
道場發念之日是荒裔來歸之辰幽贊冥符一何昭焯
乃知織迴文之錦無補離憂登望歸之臺空為廢日與
夫心諧妙理手結勝因進則有濟度之功退不離清淨

為本從長擇善豈同日而言哉余感其志効爰用贊叙
雖在妻子亦無媿詞藏諸閨門永以傳信讚曰

地萬里兮天一極往無由兮來不得解脫願兮慈悲力
五色繡兮黃金飾澄氛昏兮圓相開湛水月兮蓮花臺
慈眼睽兮獷心迴死別離兮生歸來海為田兮劫為灰
身念念兮無窮哉

貞元末溫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
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溫故與王叔文善時

叔文用事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不得遷元和元年乃還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

七啓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

風之興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決漭之野遂屈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堯堯焉以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流于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岳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于無象造響于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

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蹟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遠風假靈龜以托喻寧掉尾于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君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

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
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飛風刀不
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擐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
鱗臞江東之潛鼉鴈漢南之鳴鶉糝以芳酸甘和既醇
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
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
彈徵則苦發扣宮則甘生于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

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餽饌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
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
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
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
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
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閒步

周旋馳燿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節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旂揜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于是礧填谷塞榛藪平夷綠山置置彌野張罟下無漏蹟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

布武騎霧散丹旗耀野戈爰皓旰文狐掩狡兔捎鷗
鷄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
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冒搜林索險探薄
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疾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于是人
稠網密地逼勢脇哮闕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
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羆肩形不抗
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
積獸如陵飛翻成雲于是駢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

網羅獠回邁駿騶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輶仰撫翠蓋
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
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塞迎清風
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櫨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廂溫房
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綠雲飛陛凌虛俯
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
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

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
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于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
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
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花曜水蘋弄蛛蟀戲蛟
人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
縠之纖羅道芳烈而靜步抗皓首而清歌歌曰望雲際
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嫵婉絕
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

曰予耽嵒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間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陵躍超驤蜿蜒揮霍翔爾鴻者澌然鳬沒縱輕體以迅赴

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威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為
象于是為歡未潔白日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
弛兮鉛花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嬋服兮揚幽若紅顏
宜笑睇盼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花
燭爛幄幕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
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
曰子願清虛未暇及此遊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

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
光伏劍于北燕公叔畢命于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
威懾萬乘華夏稱雄詞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
曰此乃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
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
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
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
曰子亮願焉然方于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亮乾坤等曜日月玄
化參神與靈合氣惠澤播于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
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
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
俊人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材進各異方讚典禮于辟
雍講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
移風國富民康神應體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
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于神淵聆鳴鳳于高岡此霸道

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尚以沈恩之未廣懼
聲教之未厲采英奇于仄陋宣皇明于崑穴此甯子商
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
欲仕陶唐之世乎于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
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
清明君蒞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
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王聖俞云枚乘七發以要言妙道去病寄趣自不凡

也曹植七啟以其父操秉鈞而為招隱士則其趣浸
下矣繇枚而上之幾于莊列之寓言繇曹而下之即
俳優雜劇不遠矣曹之措語有工絕無匹者而本趣
高下不侔

容齋隨筆云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
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
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
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昌黎雉

帶箭詩余讀曹子建七啓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

七召

昭明太子

假是先生負茲勁逞狀羣飛之喪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空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烟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燃篤論公子聞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

以絡繹將有事于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
乃踰汗漫入蒙龍至深潭之澳溟有洞室之穹崇居隱
磷而出沒望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
響地不寒而蕭瑟日無雲而曠朗于是整容投刺屣履
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
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
以為娛處貧賤而不忤欲擯實於孤介乃貽譏乎隕獲
至乃喀喀死于道邊齎齎填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

鉛刀而刻鵠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于帶索豈知命于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疫于寒植同起尸于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于礙滯幸求救于膏

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啟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

屈曲以交牙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岑而影響亦叫嘯
而迴易沙板金鋪紫柱玉烏煒煌煥艷礪搏敞圖雲
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恒響蜉蝣動
而晝喧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沈亦憑高而決潏
聞疾雷於階陛弄犇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
負連闔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燕飛蓮井日照
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
石崇壤擬崑閬之巒岬比滄溟之瀆瀆其中則有桂宮

栢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
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竒色臺樹珍名長生
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竒花之春滿摘
甘實于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為榮先生
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郇家且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
虎掌雞跖猩脣鱖魚雨味玄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
腹三臠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

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糲蘇菽以芬芳崖脯追復而
不盡瀆魚稍割其無傷龜羹流歆蜆醬先嘗鱠溫湖之
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蠃白
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金之實杏積魏國之貢
菱為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湘南朱
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
竝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
印玉機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懷忘於鄙悵

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食
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
目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
於宋里經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乎輕紗
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墻以颭香傾城國以誼譁墨
欲歸而抽軫惠將返而迴車至迺鄭衛繁聲抑揚絕調
足使風雲變動性靈召感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悵焉而

雪泣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嫣然而微笑嶰谷調鳳之竹
龍門獨鵠之柯綠珠絳樹宋子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
過開洞房以命賞召才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
簾而可見牀披珍象簾展羅薦聽促柱之方調聞箏聲
之始嘯步想象以頓足腕蹁連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
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鳥東返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
月升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距鴛之長氈燭羽幃而動爛
薰蕙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

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
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閒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
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
漂汗揮雨起渥洼流潏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赴犇
星於欲滅草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誼而振地烝徒駭
而括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置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及
三面犬號驤螭鷹名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迴超

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罔澗電舉陵阪
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輔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蹠
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
暗目傍窮刼勢極搜求文皮坐裂臙尾生抽手羈鐵
頂足披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貊拉齒而夷由擒高樓之
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跼墮猿抱木而啾啁笑
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
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

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跋鳥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免纔滿庭英紛而
就落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託擾擾摩肩轢轢方
駕立怵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
榮而稱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
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僊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
千年三尸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乃壁
上真辭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

亦反老而為少虬駕夭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
鵠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
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烟而漸滅旌
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遊玄圃
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僊車澗採分危實
苑拔分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昆山之夕霞窮北辰而
比壽指中嶽以為家此神僊之恍惚豈從我而觸邪先
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

豈稍論於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列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
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
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
下幃醞藉愜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竝接袵
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
肩擁帚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湊
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

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為
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響如鐘
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
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為曠恥見嘲於腐儒
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啟基方遠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
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
秩六府孔脩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

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決
決大興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而傍闡採輿人之片言
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昭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
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覩勝殘於朞月
見成俗於浹辰含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
食之祿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夫讓畔以
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鄰璧水道庠序之風
石渠啟珪璋之盛竒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致命

大小之獄無冤民翬飛之動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
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
窮於足跡望雲氣而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
貢吏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氤氲而不少收六
穗於征賦翫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
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
合天地而竝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
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

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
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
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鄢
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卷
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殘智請從後車

演連珠

二十二首

陸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

底力而辭豐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
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

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泰山之陰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竝質不能共
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
與珣珉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竝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

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
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
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颺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氣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閣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
則煙微性克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
立之迹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易任是以鳥
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
吐音

臣聞虐暑薰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
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為人作連珠

二首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草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
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
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染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
思是以津亭掩馥祗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
之悲

擬連珠

二十四首

庾信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

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
屢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牆是以井
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
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岍德陽淪沒非復
能臨偃師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
宮荊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說劒徒聞枕戈是以劉
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隋
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
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湘陵

之竹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
郡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
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
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魂廣莫郡之陰寒偏多
夜哭

蓋聞江黃戎馬之微馱郢風颺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

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
應多望夫之石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
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是以楚
塹既填游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
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折里悽恨撫膺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潛然出涕荆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
關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衰矣是以譬

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疎勒班超之念酒
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居蘭處庖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
性雖質處劒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
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卷施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

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穀洛之鬪周王不能改是
以愚公何德遂荷鍾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
蓋聞磨礪屑吻脂膏齒牙臨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
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車

連珠二首 吳均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
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曜

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不必識君烈士赴危豈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峻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竝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

足毛羽瘡痂於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
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濯
青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
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
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坱鬱若其羣峰疊起則
接漢連霞喬木布護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
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
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

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
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
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
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
色紅紫因此為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巒岼嶮嶭上虧
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龍壘路迫隘魚貫而陞路側有
絕澗閘閘摩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
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

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
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靈滴瀝生響迴波跳
沫涵涌成音竝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
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櫨之樹
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裏杌
白蒂抽紫莖櫨蠹莽葍梢風鳴籟垂條櫨戶布葉房櫳
中谷澗濱華蓋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
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花照水

皋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
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
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員局紫
丸翺翺羣鳳風胎雨轂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
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迺鴟日伺晨響類
鐘鼓鳴蛭侯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嘒飛狝乘煙咏
吟嘈囋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
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

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華
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薰鑪夜
爇法鼓旦聞予則跼蹐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
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
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
望雲雨蕙樓茵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璫瓏煙霧日止
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
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跼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

工躍流濛瀼潏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
皆植脩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外則良田區畛通接山
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
雁充厭春鼈旨膳碧雞冬葷味珍霜鷄穀巾取於丘嶺
褊褐出自中園蕡蔣逼側於池湖菅蒯駢填於原隰養
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
農隙時閒濁醪初釀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
班荆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呶晨論箱庾高

談穀稼喁喁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
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
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
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稽生齒劒楊子墜閣較其優
劣者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
移殯於大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

於景陵禮也玉衡南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
褰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兆庶雨泣於浩穰萬靈
風號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殷奠瓊筵哀無容
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杖徐進宸儀永隔降睿旨於
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為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
子善繼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
誕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剪

桐承祧黃屋主宅清宮禮樂盡在謳歌存至軒皇倦勤
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
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
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揆藻霞鮮所持者
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
涕謁宗廟臣朝昊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
歷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
脩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

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
雷風號令夏臺齒劒上黨納奔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
能去兵王者有征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
東平伏鑕就戮迴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生恢恢不
識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若
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合土大
興太學清蹕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夷
戎羌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劒以高宴戲

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
為於義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
乎鳳來災忽聞於鶴語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
當凝流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姓哀其考喪千官懷
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嗚呼哀哉
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建環海以靜寐謝鼎湖
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愁驚同軌之
遽至咽長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

玉笋以宵奠駕金根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
迴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
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江海自流於泉
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秘龍顏鱗有逆兮曾
觸髯欲升兮尚攀朝百靈兮肅肅遺八駿以閒閒陵植
栢兮未拱閣生苔兮已斑嚴日宮而深閉謁雲幄以空
還與衆感於萬井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
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力巍乎高代之

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蒼穹以罔極嗚呼
哀哉

弔莊周文

嵇含

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
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
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
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
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

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
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
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
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
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
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含字君道蕃之子也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
貴公子尚主圖莊周於室集朝士使含為讚含援筆

為弔文文不加點粹有愧色後以亂奔劉弘於襄陽
弘卒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司馬郭勣有
隙勣疑其害已夜掩殺之

支道林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稽含此文
似未見到此然在當時實正論也借玄虛以助溺一
語可謂切中膏肓

祭雜墳文

任孝恭

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

記封樹遭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壠傾迴終迷庚癸之向
近創此伽藍寔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
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鋏鍾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
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
尸漢主加其轡櫜輒勒彼山虞覆頽隍於舊趾命茲匠
者脩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
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
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孝恭臨淮人梁中書通事舍人專掌公家筆翰明佛
理持戒甚篤而性頗自伐後為侯景所殺世有興
復古刹而壞人先墓者請讀此文

祭夫徐悱文

劉令嫺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
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
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
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

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
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
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
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
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
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梁書徐悱字敬業東海剡人幼聰敏能屬文為晉安
內史卒喪還建業妻劉令嫺為祭文詞甚悽愴父勉

欲造哀文既覩此作於是閣筆 令嫺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三妹竝有才學令嫺文尤清拔 無限才情出之以簡淡當是幽閒貞靜之婦是編上下千餘年婦人與此者一人而已

祭長安楊郎中文

李商隱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於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華之言物故則曰如巨室之偃歸人陶真白之語玄機則曰雖頑仙不如才鬼邈矣高論矍然深旨有感斯文屬

在之子黃河九曲泰華三峰陽亭之右陰晉之東決潸
佳氣肝蠶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既懼四知亦畏三
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帝則丹青不朽
琬琰是刻狀日具東侔辰在北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
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席珍排龍掩陸突鶴
摧旬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妍若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
愧齊竽自審咸指路以光銷盡登門而聲寢難售者價
重難知者聲清披沙揀金由是不愧鳥散花落於今有

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直路猶絃蠹政如掃筆海驚波
詞園鞠草丈場不寫於中心冊苑空留於秘寶晉千里
國漢第一功建幢油碧啓幕蓮紅賓高主擇韻合人同
固不能加減陳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蕭含香省蘭臺
栢赤管朝操青縑夜襞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地官則
孤終叶籍於惟荔蒲言念金昆毀冠褫帶雪泣星奔宅
裏之荆枝半謝嶺頭之梅萼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
何極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

換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謁季良之醫
已草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半臂交期孫金盧米百
賦千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沈因兼險夷對皁
壤之搖落成老大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良夜酒筵琴
席燈闌月榭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歧之駕短景未果
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條淹淪於大化况南康解榻
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分逾極銜哀更長三
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恨殊鄉地闊山深

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金認石埋玉恨土寄
奠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尹之魂來否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亞謹遣全義縣令
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
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比潁川袁氏
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嗚呼昔也
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北棄去無歸梁伯

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睂宇開聚米之山川
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為虜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悵
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誠姪書成龍伯高之故人
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鳶跼啓行蠻溪請
往銅留鑄柱草誓裏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
灘湘之許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草更若武
侯之壠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尊有奠五馬
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電繞牆

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
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
獲躬詣靈壇詞托煙波意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
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玄契

賽古欖神文

李商隱

某月日賽於古欖之神惟神爰因碩果遂啟靈祠瓜美
邵平且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瘴暑為災油
雲不起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蜚泉傳祥鶴埵

使宋生抒賦始悅於雄風高氏讀書忽驚於暴雨化太甚旱為大有年將見助於歡康敢忘懷於昭賽

此義山在鄭滎陽桂州幕中作也杜牧之亦有池州祭木瓜神文中云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年可見當時長吏留心民事猶有徧走羣望遺意

為裴懿無私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伏惟靈佐商宣業朝薛傳規門崢層構堂業崇基玉生

藍岫芝產銅池梧高駐鳳連馥傳龜有美令人載稱清
邵訓在詩書樂惟名教王謝標格曹劉才調清如濯熱
之風明若觀朝之燎靈臺委鑒虛空融和秋水望闕春
臺上多鄉塾掉鞅文林勵戈研橫河漢紙落煙波澤宮
狸首棘場楊葉箭去星慙弓迴月怯兩書上第五辟名
公馬卿賦雪陳琳愈風平臺竹苑淮山桂叢營分細柳
幕染芙蓉顯備臺僚榮徙憲秩冠戎鐵勁衣明繡密霜
下端簡風生落筆夜庭烏迴天秋隼疾帝念允職任於

諫垣依違絕想從容敢言攀檻而空留跡在削藁而不
見書存女史護衣大官供食伏奏多可分曹著績帳煖
錦麗闡明粉白既題柱以如田亦償金而類直漢榮出
牧晉議州兵廉袴歌送劉錢贈行濟南之誅巨猾揚州
之試諸生虎去江靜珠來岼明神豈好謙天寧秩禮蠹
華國之名品喪士林之模楷使為善者奪氣求仁者解
體已不駐於卿雲竟何窺於狀濟長洲樹古茂苑山春
橘稅既集茶征是親鷁渡雪而去遠鵠下亭而唳頻翟

虜氛興殷楹夢起帳入飛鵬牀驚鬪蟻鄭玄知數阮瞻
無鬼終日膏肓傳於骨髓嗚呼哀哉丹霄萬里建木千
尋坦坦清路瞳瞳翠陰三襲臺迴九重禁深中懸流扃
下集華簪無非東箭盡是南金或扶傾作棟或望旱為
霖顯允明公宜膺百福夜暗神昧天長景促青女變霜
義和納旭悄隋掌以銷璣慨周閑之喪駮永惟清族本
富才人有弟則陸無兄不苟原鵠奕奕沼雁馴馴珩奇
動楚璧賁傾秦永矣彼蒼胡然人事但續椿壽徒高鶴

位摧壓光價掩淪聲味頗不濁而殄灌宗淮未絕而傾
王氏某甲因承中外獲奉恩知通孔李道德之舊兼盧
劉姻戚之私鑄顏有契全趙為期靜龍門之風水剝羊
腸之嶮巖空欲銘恩何酬樹德庇孤根於高援許加姻
於弱植將歡宋子俄放湘南綬黃楚徽鬚白昭潭歸止
未卜棄予是甘許靖之悲方極王粲之憂不堪猶如重
言將敦故約王無改行金不如諾最太義於幽沈軫遐
心於漂泊使者尚在凶書已來雁足空遠魚腸不迴淚

和峽雨哭振巴雷孰澆枯鮒誰熱寒灰今則言去郴江
當移澧浦稍脫疑網猶罹罪罟念深慟以無期豈沈寃
之可吐嗚呼哀哉執紼路阻佳城望賒凌空乏翼上漢
無槎或期他日或及中華認楊公之石馬撫周邕之碑
邪況良治規存遺經業在臧孫有後魏萬必大敢期陋
質終托餘光韋平之貂續無望秦晉之婚姻豈忘絮酒
無幾生芻是將辭多失次涕數無行翼桂旌之不遠降
蘭珮之餘芳嗚呼哀哉尚饗

但續椿壽徒高鶴位即所謂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也
一經爐錘醞藉多少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
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
竣節故已父老堯禹錨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
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

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
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
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
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不任藜藿不給母
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誼追悟毛子捧檄
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
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衛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

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
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
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
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
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
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特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亦世及嗟乎若士望
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

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而能峻博而不煩依世尚同詭詞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

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
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謬斯義履信昌憑
思順何寘年在身中疾維疔疾視死如歸臨終若吉藥
劑弗嘗禱祠非恤縻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
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瞻省訃却賻輕哀薄
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徃遠情逐化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
車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
發違衆速尤迂風先躋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
誰歲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
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住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
哀哉

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云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
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
思致

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隨關司以物皆違樣不放過

對劉穆之

某就日輸琛占風削袵既踰葱嶺便集藁街頻承湛露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翦鶴映淮浦以成文錦縹翔鴛艷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萬里之輕齎關司以寄重咽喉任先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

事乃出蕃須計雞鳴之失既緣恩賜有異當途勘責不
虛固難留滯

唐人以書判取士今英華所存判式蓋當時之制如
此唐以前不聞有此英華諸判亦不載唐以前一人
此劉穆之疑姓名偶同耳

御史推屬吏判

張鷟

棲鳥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稜而霜動懲
奸嫉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誠宜允別某位叅持斧職

在埋輪履暴勝之清徽乘葛豐之雅烈冠施鐵柱貴戚
傷心花發繡衣奸豪歛手近辭端右遠屆衡陽睽翩紫
蓋之峰迢遞蒼梧之野但御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
刑無幽不察神羊竦角必觸邪人隼鷺驚飛先驅惡鳥
推鍾建之罪特奉繇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式正當直
指豈是輒干准犯量科宜從解退

驚字文成員半千稱其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
號青錢學士證聖中為御史開元初以訕短時政貶

嶺南驚儻蕩無檢為文浮艷然大行一時新羅日本
使至必出珍寶購其文有朝野僉載一書至今尚
傳極猥鄙無非譏議人處孫薦曾孫又新唐書有傳
家僮視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違法甲
云專心候業不伏

對員俶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為儒亦博覽而多識甲

誠不敏嘗窺秘文傳妙術於青猿得精符於翠鳳管公
明之好事不寐每踰於夜分劉子敬之多能觀星或至
於明發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既非日御之官當晦
風占之跡况門庭之內賓友相趨乃別構青樓迴披丹
檻當牖異紅妝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人
猶且致尤雕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既私庭竊候罪已
良多公憲正詞刑其無捨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
人徵葛公之蜀科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

細推方從公議

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
難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帝曰半千孫固當
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
召之藝文志有員俶太玄幽贊十卷

歷主失度判

歷主失秒忽之度

對王冷然

律呂之本今古攸尚周行殷歷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
正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歷生
稱明算法理須銅壺曉唱則聽雞鳴玉斗夜迴方看蟻
轉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釐裨竈多言豈知大道義和
廢職幾亂人時遂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
刻莫見新成張子平之渾儀但聞虛設既失推莫之典
何逃寘棘之刑

冷然嘗有上張燕公二書勸其用蘇許公及薦吳太

玄靳能又王丘傳云開元初為吏部獎用孫逖張鏡
微張晉明王泠然皆一時茂秀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
同

對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
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墨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

移無慙尺牘今乃字詰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
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廂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
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
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
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劉賓客嘉話錄載公謝加金吾表云想峨眉之碧峰
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
天地殺戮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

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惜
不得其全篇姑存之於此 許遠亦有祭文云太乙
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

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
瓜竝盡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
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鄰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蔥花光浮五色藍皮密
理美至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
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徇茲猿
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
自含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於術
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母
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而無
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悞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

莠口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
曉真虛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
以墜業擯逐遂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張巡

幹蠱馳聲惕勵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
荷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伏之宏

模績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
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偶垂裕於後昆孰謂象
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翦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
結瞳矐之畫閣式題飛榜方呈鵲反之書坐陟雲梯遂
變武賁之髮菱花鏡裏月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隳素業
垂堂取誠誠欲謹身良冶遽捐其如棄訓撫韋家之宿
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永言丘首難忘
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復懸鍼之藝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
長不許去

對失名

頃者江濱鹿走道喪隋風晉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
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
爾日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顧惟舊浦偶咽水
而分聲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

春圃花飛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仍存掛劒青
松貞枝尚鬱四時節物供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
冰狐夜聽首丘之戀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
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
顯頗殊而移尊就卑禮律通許宜依所請庶叶平反冀
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樹不靡咸陽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

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
畢脩事業竝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鷺
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虵虯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
形歛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
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
載其華玄熊對距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
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
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蛟

獸嬉其間騰援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
自竄張說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
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
之彥役心精微眈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
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
騁辭放手雨行水散高音翰屬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
章信竒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

觀

靖字幼安該博經史兼通內緯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拜遊擊將軍與賊戰被傷卒靖有遠識嘗指洛陽宮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其言皆驗然卒以兵死

言志

蕭大圓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
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
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
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
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
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
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
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

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
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牕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
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
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
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
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
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

何畏憂責豈若感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
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
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
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
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
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大園字仁顯簡文帝第二十子也侯景弑簡文大園
潛遁獲免景平王僧辯遣詣江陵大園懼禍屏絕人

事恒以讀書為事元帝甚稱之于謹軍至乃以大園副其兄大封充使請和其實質也至軍信宿而元帝降周文以禮待之保定二年封始寧公俄為麟趾殿學士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竝止一本時在秘閣大園得見乃手寫之一年而畢大園心樂閒放嘗著論云云隋開皇初卒此篇與樂志論相類如此則夫人而能樂之但恐世間少此地行仙耳

四六法海卷十二